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宰輔編年錄卷二十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胡鼎蓉

宋宰輔編年錄卷二十　　宋　徐自明　著

寧宗紹興五年

七月丙午陳騤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八月丙申兼參知政事

余端禮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癸未免兼

癸未趙汝愚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總樞機之秘任莫重於本兵等宰輔之尊位尤高於建使廼疇宗雋方陟台司茲曲狥於遜辭俾就陞於

典領載敭丕號具諗羣工具官趙汝愚
端亮簡明疏通博達
論竑壇宇本君子之盡忠學貫源流合古今之守約早
繇簡擢徧歷要華旋分任於樞庭寖冠榮於政路股肱
之寄要在忠力固能坐折於遐衝甲兵之問不至廟堂
每務講明於自治屬予初政賴爾嘉猷惟勞舊者恩必
優而望隆者禮亦異爰登次相允協具瞻佐理陰陽而
下遂萬物之宜何力陳於冲牘運籌帷幄而決勝千里
之外亦均倚於重權肆特峻於班聯庸增嚴於事任崇

周家司馬之職邁漢相太尉之名酌顯秩以超加陪腴租而並行萃為茂渥寔示殊褒於戲夙夜宥密之基方欽承於休命文武久長之用宜勉究於令圖尚服訓言益觀美報樓鑰辭

是年七月甲子上初即位丙子汝愚除特進右丞相辭不拜癸未改除正議大夫樞密使八月丙辰中命為相是夏孝宗升遐其秋留公去位公獨決大計定社稷上既登極公又即日面奏乞召還留

公預差委殯宮總護使而侍御史張叔椿請議留
公棄國之罰遂遷叔椿吏部侍郎而留公復位如
故後旬餘上乃除公特進右丞相公自以同姓之
嫌且近事處君臣之變不敢論功又自大中大夫
遷九官非故不敢當親札諭旨公猶力辭上勉從
之仍以特進為樞密使時陳公騤已除知院事公
不容退即舊次故不復辭職而獨辭所遷九官上
亮公之誠祇遷三官為正議大夫行狀

甲申羅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除

點字春伯臨川人九月庚午致仕

八月丙辰留正罷左丞相

正自淳熙十六年正月拜右丞相紹熙元年七月拜左丞相正乞解機政自四年六月至於十一月始宣押赴堂治事五年六月正復出國門及上即位始復召是年八月罷入相四年餘○韓侂胄寖謀干政時詣都堂及公召還一日復至趙汝愚閤

中公聞之令省吏諭使去曰此非知閤往来之地
侂胄大怒而出由是亟謀去公八月九日降制授
公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公辭召仍舊少
保以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十月以張叔椿
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上知公力請建儲始末以
上皇付公御批八字進入復公原職二年正月以
劉德秀言落職罷祠三年閏六月以張釜言責授
中大夫光禄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四年九月量

移南劍州五年二月詔許自便四月復光禄大夫提舉洞霄宫六年閏二月上章納禄詔復原官職致仕未幾以林采言依舊光禄大夫致仕九月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禄大夫嘉泰元年九月進封魏國公累食邑一萬一千户食實封三千九百户二年十二月復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四月公聞有邊事歎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侂胄何人誤國至此哉自是憂形於色寢食俱廢七月疾

且華惟念邊事無休甍享年七十有八訃聞上輟

視朝二日贈太師行狀

正叙復光禄大夫制曰虧盈益謙斯為天道記功忘過

時乃朕心念黄髮之既衰悵丹書之未洗惻然懷舊許

以自新具官留正往在先廟嘗司揆務繼事聖父巋秉國成

崖岸峻而軒裳所瞻鼎足强而棟幹弗撓方朕御圖之

始適逢當軸之虚亟命造廷俄嗟去位賈生常賦於單

閼夢得思問於大鈞深念此行殊非得已至於遏公議

而下内遷之詔屈邦憲而聽從便之居前代之處放臣久無此事我國之優故老元有異恩而猶分務於别都則是尚聯於謫籍爰寵還於峻秩俾遥領於真祠示帝王予奪之公全君臣終始之誼噫面三槐而開黄閣已深悟於昔非棄萬事而從赤松尚勉睎於後福

同日趙汝愚右丞相自樞密使除

制曰履帝位以御邦方圖政理立宗英而作相蔽自朕心雖退處於樞廷當載還於揆路乃申前命爰告具僚

具官趙汝愚忠實而淵通光明而俊偉少年射策憂世已深
壯歳逢辰愛君益甚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
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賛籌帷逮予
有興厥功尤大允矣托天之手粲如導日之星是為狥
主以忘身豈曰因人而成事亟頒詔綍俾踐台符何循
墻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既孤輿望殊咈眷懷魚水方
歡固自君臣之相與衮衣未備幾若朝廷之不知矧今
政令之未孚復多旱水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賛繁機越

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於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為朕私其遂我相仍進優崇之秩更加沃衍之封於戲旦奭之於周家嘗兼師保之任勉石之在唐室俱稱宰輔之賢若前朝故實之未聞與後日攀援之自此毋庸再述皆已熟知其思注意之隆勿狥執謙之舊樓鑰辭

汝愚自七月丙子拜右丞相辭免遂改拜樞密使至是復拜右丞相力辭不獲批答辭免劉子曰王者官人惟賢是用周封同姓後世謂以宗强者是

疑聖人以私也文王百男其人多賢故命之為諸侯豈以疏戚為間哉卿出於皇族而負王佐之才凡所歷官皆宗姓之所未有壽皇知人之明由庶僚而擢之侍從太上委寄之重越故事而付之樞機肆朕纂承遂登揆路輔相一體何用固辭卿毋自疑朕意已決又批答曰累聖之典高宗之訓朕非不知之恐後人由此而進亦非不念此也惟卿才足以周天下之務道足以任天下之重使生於

前朝亦當越故事而大用後必有宗姓如卿者然後可任此官其遂相子不必藉此而力辭也○八月留正出判建康申命公為光祿大夫右丞相親札付學士樓公鑰云趙汝愚宗姓之賢偉然忠實為大俾居宰路控避莫回殊咈眷懷尤孚輿望朕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置機衡肆朕繼承厥功惟不膠者卓惟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機實繁具遂我相可除右丞

相公辭之再三且面陳懇悃皆不可乃言於上曰
陛下雖待臣不疑而臣之孤蹤與臣所處之地臣
不得不自疑蓋自祖宗以來宗室無為宰相者又
陛下龍飛偶在一時攀附之列臣之蹤跡愈高則
愈危望陛下保全置之安地必不得已俟阜陵復
土兩宮重懽望陛下許臣先去於是退始就職然
權倖小人多不便遂相與排擊善類以肆動摇正
言黄公度侍講朱公熹監察御史吳公獵起居郎

劉公光祖吏部侍郎彭公龜年相繼去國公力論救皆不回自度志不得行去意益决請去至再復不許面諭公曰丞相欲去須候太上相見徐議進退公納劄子榻上上復自取授公而退明年正月八日北使朝辭公命家人治裝欲以九日退朝遂行事稍泄權臣恐其善去他日或復用也將以計款其行是日晚遣宣鎻云徽聞欲行祔廟賞仍趣治裝而公之客或曰上即位甫爾公進退宜謹故

聽之翌日果以孝宗祔廟備著忠勞階特進故事祇遷一官時遷三階復力辭至二十三日始聽遷官如故事既辭特進不拜授銀青光禄大夫又二日李沐之讒進矣行狀○公嘗念藝祖受命立極垂萬世之統為宋太祖熙寧中屈於王安石之議久未正廟祀東向之位知禮者多以為非既當國首請用韓維孫固等議遇祫享奉藝祖東向而祠僖宗而下於别廟慶元元年春國家馴致閒暇公亦

屢丐歸不許奮然思大有為乃率同列於上前極
言今日弊政首陳立志以正始且及仁祖開天章
閣故事以謂一時更革繞數事小人側目譏謗並
興而范富尋皆去位權臣方蠅營狙伺乘隙抵巇
聞之益懼嘯集衰侶分置要途凡可肆其排擊不
遺餘力雖聖上曲加保全而卒罹於禍同上
九月壬申京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刑部尚書除
鏜字仲遠隆興人

十二月己巳陳騤罷知樞密院事

騤自紹熙三年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三月除參知政事五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十二月己巳丐閑除職與郡尋除資政殿大學士宫觀

庚午余端禮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慶元元年二月戊寅兼參知政事

京鏜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鄭僑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端禮除知樞密院事制曰朕惟兵權總於樞筦孰當魁

柄之隆時望疇於政途茲得鴻儒之舊誕揚成濵庸示殊褒具官余端禮端重而裕和寛閎而肅括受知烈祖忠備罄於論思祗事上皇功尤多於調護召從家食擢位天官出分帥閫之雄來貳機庭之邃廟謨默契帝眷深逮子纂紹於邦圖乃命參陪於揆路不改有常之度愈堅匪懈之誠是用晉掌本兵式資遠略既有加於邑賦仍真錫於井腴用聳群瞻茂昭異數噫國家是時及閒暇豈武備之可忘道德之威成安强斯壯猷之有頼其

思勵翼以副倚毗

鏜參知政事制曰朕永惟至治亟圖共政之人樂得碩材輟自本兵之地方深眷倚爰示寵嘉具官京鏜襟度粹夷器資凝重久矣徧儀於中外卓然立志於事功禮執殊鄰孝祖擢登於法從政成全蜀上皇召寘於文昌逮茲御極之初翊我鴻樞之運訏謨經遠敏識燭微載疇帷幄之庸俾贊鈞衡之任噫有常德以立武事既資巳試之能建大政以興太平尚冀方來之效往祇厥命益遠

乃猷

僑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以有邦初政可忘武備之修貳我鴻樞宜亟儒英之用既符人望庸畀綸言具官鄭僑早以異才冠於多士學問本於醇正進退得於從容遣以交鄰義不辱於君命召而前席言弗為於身謀積望寖高來歸何晚屬纂丕圖之始尚淹大江之東念帥閫之久勞還文昌之舊著講帷進列備見忠誠宥密參華尤資碩畫乃啓侯封之寵仍增井賦之豐兼錫真腴式昭

異渥惟踐揚之久則其謀必審惟涵養之至則其用必宏無競維人予既虛心而眷倚有常立武爾其一德以贊襄

僑字惠叔興化人舉進士第一僑辭免批答曰卿久儀禁路人望最高垂上政途詳試帥閫天官之長至勤三入西樞為貳蓋亦晚矣○山陵畢事端禮加正奉大夫僑加宣奉大夫

慶元元年乙卯

二月戊寅趙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禄大夫知福州

制曰朕寅奉基圖優崇宰輔內為天子之老賴經體贊元之大猷外為諸侯之師倚典戎幹方之大略出入藩輔之用雖異始終眷遇之恩不衰爰敷治朝以詔多士具官趙汝愚高明而厚重寬博而淵深應變守文兼有大臣之能事善謀能斷獨當天下之危機雅推人望之隆進陟冢司之重蓋烈祖嘗有大用之意姑遺後人惟本朝舊拘左戚之嫌特捐故事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

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勳尚期啟沃之助虛心無作朕惟藉謀猷告后之忠成功不居汝遽慕明哲保身之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是用冠書殿之班聯付帥垣之節制眷此七閩之會屢從十乘之行圖所便安昭於體貌於戲命公望以夾輔既優賜履之崇祖山甫而永懷寧忘補衮之舊益思體國毋有遐心 鄭偍辭

汝愚自紹熙五年八月拜右丞相是年二月罷入

相凡六月右正言李沐首論汝愚之過遂有是命

○是時韓侂胄因前日傳道詔旨已得親近上左右乘間竊弄權柄其所以謀害公者計已深矣公平時氣貌方嚴未嘗假人辭色及為相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狥人情或言侂胄意望節鉞而公反裁抑之專務汲引忠賢愛惜善類故小人之嗜進者多附侂胄舉皆不樂而右正言李沐遂論公罷相_{行狀}汝愚辭福州之命降詔不允尋全臺

上言乞寢右丞相趙汝愚福州之命且以職名奉
祠遂依舊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
落職十二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責永州制曰屈甕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
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
為相率陷譴訶而致刑本朝深鑒於前車同姓不登於
揆路雖欲選任亦難冒居果罪戾之徹聞豈憲章之幸
免具官趙汝愚色厲而內荏身私而託公偶早竊於科名已

偏壓於華要惟歷年典故之未有尚巧計經營而欲為嫌疑旣弗避於此時狂僭知難防於異日朕位繇主器躬
獲紹圖盖承太上御札之惓勤復奉隆慈誨言之詢旨父子之傳本於素定堂陛之勢豈其易陵而乃敢貪天功遂執國命謀動干戈而末已人孰無疑妄談符讖之不經意將安在過歸君而有暴揚之迹威震主而無退歛之思盤互妄邪參通籌策内欲擅移軍帥而結腹心之死黨外將生事强鄰而開邊境之釁端每務紛更非獨朝廷之不可

實懷怨望殆將路人而皆知兹第令解職以包容乃頻有訟寃之指教愈喧物論具載臺評其黜授於散官以竄投於遠郡自今立政立事我其守祖宗用人之規作福作威爾庶知家國名分之戒勿忘自省尚體寬恩汪儀端辭

二年正月庚子汝愚以疾薨於衡陽得吉歸葬二月中書舍人吳宗旦繳汝愚復官言臣切見故相趙汝愚死於衡陽訃音來聞聖慈惻怛至洒宸翰與復元官許其歸葬德至渥也欲乞且令歸葬以

伸陛下待遇之私更不牽復元官以慰天下議論之公實為幸甚奉旨依後自故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追贈少保加贈少師嘉定元年追復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禄大夫

贈少保告辭曰人主以天地為心刑賞壹歸於忠厚大臣與國家同體死生當極於哀榮念飾終之未周每懷舊而有感具官趙汝愚系聯屬籍名冠儒科陪淳熙侍從之班受先帝樞機之寄肆朕初政擢登宰司中因議論之

文騰遂使寵章之久閟仰念祖宗之法每隆輔相之恩苟有過焉常遷就而爲之諱逮其亡也必惻怛以致其情繄我後人敢忘此意矧厲精而更化方建極而用中凡海内之羣才舉無終棄豈地下之一老顧使獨遺爰追錫於篆車以流光於壤戶噫朝而目送尚思加禮於絳侯見若毛生寧忍少恩於德裕幽魂不泯明渥其歆

楊炳辭

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告辭曰朕慨念忠臣力扶王業安

社稷以為悦夙高輔翼之勲質鬼神而無疑可後哀榮之典誕揚綸命敷告綿區具官趙汝愚節挺松筠忠貫日月特立獨行之操不愧古人至公血誠之心可任大事自晉參於國秉實深慰於民瞻堂堂濟世之規凛凛捐軀之義惟時烈祖遽反真遊承文考與子之慈對越天地相冲人事親之孝保乂邦家爰命奮庸允資篤棐嗟權相之媢嫉挾讒說以震驚謫處偏州僅踰中壽雖亟從於甄復猶未免於蔽蒙惟人心不可以厚誣故公道自

然而昭白晝還職秩追贇泉扃孚號明功破一時之欺罔易名紀德垂千古之光華載疇子姓之良簡在班聯之近以伸朕志以協師言噫成王之任姬公隆禮於居東之後文帝之待周勃釋疑於就國之餘義匪間於古今人實殊於存殁尚惟英魄式監至懷蔡幼學辭

初孝宗從萬里而召公也蓋將屬公以輔弼之寄光宗排羣議而用公也乃所以承孝宗之心而上之命公以相也亦以兩朝欲行未遂之志布告大

廷而申命之耳公欲然自視每進輒辭連疏至十二上引避或踰時越月不得已而後拜方甲寅之歲天步多艱人無固志搢紳大夫首鼠者陰拱默觀憸狡者潛懷向背宗社之勢危於一髮公獨上稟慈訓奮然以身當橫流洶湧之衝無復却顧使光宗與子之意以明憲聖擁佑之烈以著神器既定實惟我宋無疆之休古所謂社稷臣公足以當之矣然讒人罔極熒惑天聽公竟以遷隕而大賢

經濟之事業卒不獲盡白於斯世豈不惜哉當權
臣專政時不能不內慊於心嘉泰二年二月復公
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開禧元年七月贈少保賜
謚二年以諸子遇郊霈加贈少保其後權臣誅動
干戈幾危宗社上奮發英斷大正典刑公道既明
上益思念公之元勲嘉定元年二月盡復元官詔
太常趣賜謚謚法忘身奉上曰忠安民大慮曰定
遂易名忠定十二月内出親札特贈太師追封沂

國公行狀○始公罷政公論爲之不平上自朝列下至韋布之士交疏論辨用事者以竄擊鉗天下之口終莫能制或爲之謀曰食肉者必棄其骨今留之以集蠅蚋孰若與其骨遠屏之以絶蠅蚋之望故公遂有零陵之責小人之用心亦憯矣未幾衡陽訃聞人心益憤多爲挽章私相弔哭至大書揭於都城觀闕之上歸葬詔下衡陽之人往往以手加額靈轝所經父老焚香迎拜於道左或至泣涕

萍鄉合邑以竹枝標楮錢於門外望柩拜而焚之煙熖為之蔽空朱公熹在建寧劉公光祖在蜀俱以書來言閩蜀之人雖深山窮谷寡婦稚子聞訃莫不憤歎以至流涕公論之在人心者果可得而掩哉同上○公嘗論中興宰輔尤稱趙忠簡公鼎之為人念其家遺書散落嘗訪求得其奏藁事實等書讀之輒感慕歎息不能去手及公得禍亦略相似云

四月己未余端禮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遷銀青光禄大夫除

制曰稽古建官莫重王朝之論相代天理物必資揆路之得賢朕臨御惟艱疇咨敢怠爰命紫樞之長進居黄閣之崇廼輯廷紳誕敷制綍具官余端禮温恭而氣勁凝静而謨明智周萬物之原學貫九流之邃孝宗擢之於庶列亟躋法從之班聖父召之於留都遂畀輔臣之任益殫忠藎力贊政機迨予嗣歷之初尤藉同寅之助迭掌東西之二府兼明文武之兩途内則密勿廟謨以慮四

方外則整齊戎律以令諸將清規足以範俗深謀足以濟時進退百官詳試知人之鑒調娛衆務究觀識治之才蔽自予衷與之國秉用正鈞衡之寄毋勞夢卜之求超授文階增陪井賦以示奮庸之選以昭注意之隆於戲夙夜基命而單厥心朕欲起太平之盛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爾其繼良弼之名表正士風訪求民瘼及閒暇而修刑政之要專燮理以致陰陽之和若股肱耳目之相須將天地祖宗之臨汝懋承明涣期底成功

端禮辭右丞相批答曰惟昔宗盟嘗居槐宰之任若時卿衮亦膺柘溪之祥尚其遠邁於古人相與共興於大業

同日京鏜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參知政事除

鄭僑參知政事自宣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謝深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中奉大夫試御史中丞兼侍讀除

鏜知樞密院事制曰當國家閒暇之時既有常而立武長樞機周密之地在圖任於舊人肆登帷幄之英庸涣絲綸

之寵具官京壁寛宏而有守沉靖而善謀秀出縉紳之聯綽有廟廊之器簪筆持槖告猷備罄於兩朝歷井捫參賦政尤高於全蜀迨予訪落於爾廻知乃自納言之聯俾賛本兵之寄每飭戎昭之果毅萁成德威之安强政路參華已著謨明之效幾廷擢冠兹為柄用之專肇錫公圭仍增井賦式示褒崇之異且彰禮貌之殊噫雖安忘戰必危當益嚴於師律惟事有備無患斯永固於邦基緊時老成㬊俟訓告

僑參知政事制曰朕兢業御圖焦勞求治一相處乎内

方有賴於奮庸四輔惟其人詎可忘於顲俊乃睠爽邦之哲允符共政之圖爰錫贊書式昭眷意具官鄭僑才宏而器博學粹而識明奏篇自冠於布韋養望以推於柱石論思道盡晚蒙烈祖之知調護功多夙被慈皇之眷得此兩朝之傑輔予今日之休擢貳紫樞有嘉謀略晋陪黄閤庶展經綸念天時人事之所關兼士氣民心之攸係匪藉同寅之佐曷臻累洽之期我其大監撫於時敢懷逸豫爾有嘉謀告于后乃副倚毗益茂忠誠實為良

顯

深甫簽書樞密院制曰人重本兵允賴股肱之寄儀圖在位必先耳目之官惟時獨坐之賢宜寘西樞之要既疏新渥爰錫明綸具官深甫謝學冠儒流才推國器州縣早更於繁劇朝廷徧歷於髙華孝宗嘉其朴忠由棘丞而將使指太上欲其詳試自柱史以典神皐予素簡知命司風憲持心近厚白簡無深刻之文燭理甚明金華有切磋之益爰加書殿之職晉陪武帳之謀非特冀運籌

決勝之功庶幾収疆本折衝之效益修武備亶惟暇時
幾事不容則害成固宜藏用軍實無日不申儆茲為逺
猷永肩乃心祇若予訓
深甫字子肅台州人
慶元二年丙辰
正月庚寅余端禮左丞相自右丞相除遷特進
京鏜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遷正議大夫除
端禮左丞相制曰有熊之佐風后配夫上台天乙之興

仲虺居於左相惟朕躬之冲菲奉慈訓以纂承置器於安將保基圖之固涉淵攸濟不忘宵旰之勤仰纂帝王之盛隆俯思俊哲以翊贊疇若予采有能奮庸惟時次輔之賢佑我初元之政久膺鉅任茲陟冢司揚於王庭渙其大號具官余端禮篤厚謹禔身之行忱誠堅許國之心在坤爻則包黄裳之文於鼎象則安玉鉉之節寛而栗柔而立德能彰吉而有常茂而間深而通事每並行而不謬早被孝宗之眷復膺太上之知流連六官出入三

覲甘盤舊學常保乂以有殷君陳東郊繇分正而入告擢在本兵之地適逢内禪之秋宗廟以安既共參於大策姦邪不起復有賴於忠臣子嘉乃勲爰置諸右而能深戒擅事吝權之失備殫任公竭節之勞山甫柔嘉夙夜匪懈於補衮之闕安世謹密從容甚近如驂乘之時至於壞植散羣遂良登傑奮發雖繇於予斷矢陳悉本於汝謨國是既明士風寖革陰陽順序年穀以登邦交修和邊鄙不聳將究彌縫之用可無襃進之恩惟兹元

宰之崇無若昭文之重久虛席而不拜蓋得賢而後居
佐天子理萬幾俾顓持於魁柄分長史為兩府庸並建
於弼臣庶志慮之合同於事功而叶濟規模已定要當
力底於大成朋比既袪罔或輕摇於浮議副朕所望在
卿優為爰超賜位之階以作羣公之表衍其采食豐厥
真畬以彰體貌之隆以厚股肱之寄於戲無疆惟休無
疆惟恤敢忘受命之承克艱厥后克艱厥臣遹觀敏德
之乂尚思棐迪之篤遠邁明良之康惟用勱於我家終

有辭於永世

鐣右丞相制曰勅天命而兢萬幾在代工之無曠熙帝載而宅百揆資奮庸之有能朕念顧禔於皇穹逮纂承於慈極任重守大懼於闕以不遑謨明弼諧孰厥德之允廸保我邦圖之固助予旰食之勤追想古人至遠求於夢卜豈如今日廼近在於樞機其輟本兵俾陞次輔誕揚孚號播告路朝具官京鐣疏通裕開濟之才鯁亮著直方之操物能名而事能斷智常究於精微撓不濁而澄

不清量莫窺於涯涘早遇盤根而知利器遂策高足而據要津戩劾栢臺廷臣憚其正色爭禮氈幄强鄰不敢桀心旋為喻蜀之行尤展籌邊之略逮朕初載冠於從班一覿長者魁梧之姿即知公輔遠大之器子房之授高祖言殊石水之投馬周之遇太宗契踰膠漆之固寄之心腹擢在疑丞論說無疑殆若巨魚之縱壑姦邪不起復如猛虎之在山確持尊君親上之誠力建壞植散群之策洎予總攬將遂延登屬方倚於廟謨始進巔於

武柄運帷幄而決千里之勝既厭難以銷萌理陰陽而遂萬物之宜盍贊元而經體方今國是雖明而未臻於醇一士風雖革而尚起於譸張年穀新登倉廩之儲尚寡邊陲久好疆圉之備宜修凡此數端皆如闕

舟楫願之迄濟況輔弼之並建實左右之具宜相與協恭而和衷必能熙績以興事思邦家之大政力底於成遏朋比之浮言勿為之惑爾能素綽予望深期陟彼華資既越三階之峻行夫真食仍增千室之封以昭

體貌之優以究勳庸之茂於戲蕭曹為冠豈專務於規隨房杜同心蓋相資於謀斷其思夾介之義以廸允升之猷能立太平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鏜初封沂國公五年八月丁亥以太上皇誕節上壽拜少保進封鄭國公

同日鄭僑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

謝深甫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三年正月癸卯兼知樞密院事

何澹同知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除

澹字自然處州人

四月甲子余端禮罷左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隆興府○制未入

端禮自慶元元年四月拜右丞相二年正月拜左丞相是年四月罷入相一年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申何澹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葉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翥字闕處州人

慶元三年丁巳

正月壬寅鄭僑罷知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

僑自紹熙五年十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慶元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二年正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丙閑故有是命執政二年

慶元四年戊午

正月丙寅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翥自慶元二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

除同知樞密院事七月丙辰除資政殿學士知隆興府在樞府二年餘後知紹興府又知福州

八月丙子謝深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及之字深甫永嘉人六年六月己巳以母憂罷

慶元六年（庚申）

閏二月庚寅京鏜左丞相（自右丞相拜少傅左丞相進封冀國公）

謝深甫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遷金紫光禄大夫除）

鐙左丞相制曰斗魁之下曰三台夙炳中階之象太微
之垣有上相獨先顓面之朝朕法天建官臨政願治繇
纘紹憖謀之始首褒崇近弼之英秉國鈞而具爾瞻既
明偉績輔台德而置諸左宜陟冢司渙敭制綍之公臨
告廷紳之衆具官京鐙道方而器裕業粹而用閒學貫古今
藴尊主庇民之略智周事物兼守文應變之才德量足
以服衆心忠謀足以斷大議早結知於烈祖復被遇於上
皇爭禮折穹廬之驕典藩增井絡之重逮及眇冲之質

益深簡注之懷既陟疑丞旋躋樞近如貞觀之有戴胄

振厥綱維如漢家之任留侯籌於帷幄惟師虞之僉穆

嚴帝載之奮熙莫不詔八柄以馭羣臣杜群枉而開衆

正立綱陳紀贊為世法程之規薄賦輕傜全輿民休息

之惠百穀屢豐於農扈纖塵不警於邊陲瑞牒効珍聖

父衍康寧之福璇穹錫羨元良開震夙之符時浸格於

豫和功實資於寅亮欲彌縫之益究豈褒進之敢稽既

穆卜以襲祥庸涓剛而申命疇爾盛勛之懿位於元宰

之崇黃耳玉鋌之華翊丕基而增翬希冕篆車之飾兼
亞傅以陞班易原武之公主啓冀方之胙社拓其多井
陰乃真畬以彰一意之倚毗以侈千齡之會遇於戲遂
萬物而佐陰陽之理尚思外鎮於四方冠羣后而依日
月之光當使聲施於百世勉圖可大之業協濟非常之
功緊我宗工奚煩多訓
深甫右丞相制曰大臣國之股肱惟其人而立政賢相
民之師表置諸右以輔台朕奉慈訓以纘承攬繁機而

兢業迺睠疑承之彥備殫翼亮之勤夙藉樞機之遠猷進而强本式疇中外之偉望資以奮熙誕敷明綸專告列序具官謝深甫量凝而履正學博而才全事能應物能名智獨窮於微眇柔不茹剛不吐節蓋秉於直方孝皇一見而深知太上肆加於隆委比菲質紹基圖之始以瓌材爲公輔之儲爰即二卿遂躋獨坐尊人主如堂之勢廉陛遠而難攀進忠臣憂國之言姦邪爲之不起亟延登於兩社旋復本於五兵每協恭而和衷益圖事而揆

策訏謨屢告議論通乎古今廟筭是裨宥密基於夙夜政之維御罔不飾將之紀律罔不張遐陬讋其威稜邊圉底乎静謐惟器之宏者應彌裕而績之優者任必隆矧太微上相之輝列次星而交映而聖代昭文之重以集賢而並崇肆命贊元膺均宅揆言觀當世之急務盡究經邦之永圖建立大政以興太平方資藩飾杜閉群枉而開衆正益頼彌縫務休養所以培國家之基敕時幾所以答天地之貺凡予注意皆爾究懐屬並峻於鈞衡

初匪勞於夢卜諒精神之胥契實左右之具宜陟以三階既具昭於徽數陪其多戶庸併衍於真租以昭體貌之優以侈會逢之盛於戲贊如晦之斷盖可同心而濟謀得宋璟之剛允賴守文而持正將究觀於偉業復遠邁於昔人其迪訓辭以承休命

六月鏜進封魏國公○深甫六月封申國公十月進岐國公十二月進魯國公嘉泰二年十二月辛卯拜少保

同日何澹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制曰基命勤於夙夜允資密勿之謀執政均於股肱兼煩贊襄之力舉時二柄之重付我全才之英爰錫褒綸以昭寵渥具官何澹忱恂而勁正闓亮而裕和淵識貫乎古今瓌文發諸經緯暴聲名於當世早擅掄魁附羽翼於初潛蔚為舊學兩職中司之憲獨高直節之風虛懷極其延登驟假俾之參預舉偏補弊而靡或過正協恭和衷而不為苟同坐致紀綱之張助成朝野之豫既益彰

於素望庸推正於紫樞屬方時平敢忽武備謀臣猛將當廣為數世之儲尺籍伍符宜盡汰積年之冗矧復裨於幾務皆有賴於謀猷拓其多井之封陪以真畬之賦其加徽數彌示隆知噫文武為憲萬邦蓋倚兼資之略精神折衝千里冀成強本之功宜對褒崇愈懃翊亮

七月丁卯陳自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除

自強字勉之福州人

八月丁酉少傅左丞相京鏜卒

鏜自慶元二年正月拜右丞相是年閏二月拜左

丞相是月薨入相三年餘

嘉泰元年辛酉

七月乙卯何澹罷知樞密院事

澹自慶元二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月除參

知政事六年閏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七月丐

祠除資政殿大學士與郡執政四年餘

甲子陳自強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〇八

月甲申兼知樞密院事

張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

釜字君亮丹陽人

八月甲申張巖參知政事自給事中除

程松同知樞密院事自諫議大夫除

巖字肖翁湖州人松字冬老池州人

同日張釜罷簽書樞密院事

釜自是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丐祠以端

明殿學士宫觀

嘉泰二年壬戌

七月巳巳程松罷同知樞密院事以父喪解官

松自開禧二年四月差充四川宣撫使制置司職事併歸宣撫司仍免知成都府後以逆曦之叛松自西蜀遁歸章良能繳程松與宫觀指揮奉聖旨降三官落職送筠州居住嘉定元年三月臣僚上言謹按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程松昨為赤縣

諂事殿帥吳曦遂得潛結韓侂胄致位宥密前年西事之方興也侂胄遣松入蜀正以與曦有舊欲其協力以為閫外之舉而松才不足以馭其姦疑適足以趣其變叛書既聞身為元帥上不能糾合鎮發一矢以報國家下不能堅忍少俟以安蜀人之意舉五十四州之地以遺之如弁髦土梗然而更貽逆賊尊以王爵受其厚賂明日遂行逆其從叛之心誅之亦未為過而權臣狥私祗用輕典徑

以散官置於善地謂之罰當其罪可乎奉聖旨程

松責授團練副使賓州安置

八月丙子袁説友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説友字闕　安吉人

十一月庚戌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三年正月丙申兼參知

政事

制曰朕仰模天象登用人材爲奎斗樞丕應西垣之次

斡旋機柄密承北極之尊遴選真儒式當隆委具官陳自強

良玉不斲大器晚成居之安資之深自得聖賢之蘊澄不清撓不濁孰窺喜愠之容一見而簡帝心數年而躋要路諫坡獻替每輸貫日之忠瑣闥塗歸真有回天之力君子之勇雖賁育不能奪仁人之言非堯舜不敢陳其勁正障百川之狂瀾其醞藉備四時之和氣由中司之雄劇陟右府之崇嚴二三執政之臣均謂股肱之助半千逢辰之慶是宜禮貌之優加祕殿之隆名畀真封之新渥朝夕納誨而輔台德正倚謀猷夙夜基命而殫

厥心共成勲績斯有無窮之問采植太平之基

同日許及之參知政事

及之前為同知樞密院事丁母憂服闋從吉赴召

遂有此除

嘉泰三年癸亥

正月己卯謝深甫罷右丞相觀文殿學士判建康府

深甫自慶元六年閏二月拜右丞相是年正月丐

閑判建康府入相二年後封申國公

甲午張巖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

巖自嘉泰元年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在樞府一年餘

戊戌袁説友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傅伯壽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除

伯壽字闕泉州人○二年辛丑以端明殿學士除在京宫觀嘉定元年四月臣僚奏故簽書樞密院事觀文殿學士傅伯壽生於忠義之家首為謟

讒之倡佹冑盜權之始伯壽為浙西憲納贄投啟即指故相為跋扈且云澄清方效於范滂跋扈忽聞於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於獨仰文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陶鎔夤緣入朝不畏清議由繳駁以斥逐善類假草辭以詆毀師儒其弟聞之撫几嗟惜曰名節掃地盡矣未幾以所言欺罔而與宫觀色斯舉矣愈切悲鳴僥倖重來曲意諛悅躐登西府見謂非宜扶曳謝恩顛頓失措

疏其罪惡合正嚴誅而祕殿隆名老死牖下贈郵之典與勲舊同若非追貶而削奪之何以為姦邪之戒奉聖旨追三官

二月乙巳費士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士寅字闕人

五月戊寅陳自强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除○制未入

開禧二年正月庚辰兼樞密使

樞密使制曰中階之爕元化夙登宰路之榮鴻樞之斡

萬兵峻陟使端之重合文武之二柄寄安危於一身具官陳自強簡重而裕和高明而博達器不期於小用學自得於大成識慮造微炳若蓍龜之先見純誠守止屹然金石之弗移頃援武於禁嚴旋奮庸於丞弼儀圖物望晉秉國鈞紀綱法度咸適於中陰陽風雨各得其叙每謙謙而不伐曾斷斷以無他念未靖於邊氛迺方深於憂顧眷時元老盍展壯猷遠稽列聖之宏規近考中興之鉅典爰即鈞衡之地仍兼宥密之司唯屬任之冞專宜

徽音之具舉蔽自朕志恊於僉諧申陪多賦之優併衍真畬之入云云

同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九月庚午袁說友罷參知政事

說友自嘉定二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除參知政事是月除職與郡執政一年餘

十月癸卯費士寅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〇四年四月丙午兼樞密院事

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自華文閣學士知鎮江府赴召除

孝伯字伯子歷陽人

嘉泰四年甲子

四月甲辰許及之罷知樞密院事

及之自嘉泰二年十二月除參知政事三年五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罷再執政一年餘開禧三年十一月葉時奏乞將許及之竄責得旨降兩官送泉州居住

丙午張孝伯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八月罷

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象祖字闕台州人

十月庚子張巖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被召除開禧二年三月乙巳兼知樞密院事

開禧元年乙丑

三月癸未費士寅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興元府

士寅自嘉泰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十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丙外除知興元府執政凡二年

四月戊子劉德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制曰具官劉德秀弘深而肅括和裕而直方志負經綸有尊主庇民之略學臻壼奥達守文應變之機夙簡予衷俾司言責見諸糾逖悉符天下之公凡所建明深識時務之要旋奏中臺之最聿隆巖石之瞻逌倦直於承明一麾出守復遠綏於全蜀萬里於行虛佇遄歸之音彌高難進之節屢更歲籥還踐天官朕念人望不可以久稽兵本尤嚴於圖任參決廟勝孰踰老成爰進位於宥庭仍通班於秘殿

德秀字闕　隆興人

戊戌錢象祖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具官錢象祖簡靖而善謀粹和而有守學窮六藝生平每耻於空言智周萬微中外不辭於歷試扈從聲論思之益蕃宣推惠養之仁公望聿隆家聲彌振逮擢居於宥密益茂著於猷為睠惟逎祖迪我孝皇遠垂勵翼之規綽有典刑之舊是用斡璿杓而東指授政柄以左旋遂登踐於世官仍共裨於廟筭

七月辛丑韓侂胄平章軍國事以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平原郡王

拜平章軍國事

制曰公師之尊文武寧分於二道將相之重安危實佩於一身眷予社稷之元臣久典腹心於中禁勲德俱茂神人具孚兹特軼於故常俾晉尊於平決誕敭丕號敷告路朝具官韓侂胄識超羣倫學洞聖域代稟堪輿之間氣世兼鼎鼐之全材挺身而障狂瀾獨運濟時之典扶日而行黄道亶高定策之功精誠金石之貫通果鋭風雷

之迅發仁既安於區夏義不去於皇家以謨訓啟迪上
心以勤勞昭示臣節大公至中正道而立高爵厚禄所
樂不存憂民惟饑渴之思用事絶黨偏之狥内外殫盡
始終扶持上承三宫率伸父子之至愛下飭百度幾若
祖宗之盛時屢豐咸格於康年四闢均陶於渥澤比建
賢明之嗣尤資宏遠之謀凡有益於朕躬居必關於卿
慮越子先正歷輔本朝勤名宗彝侑食清廟伊一時之
施置誠萬世之楷模積慶之長至孫彌大顧輿望之交

屬豈併任之可稽矧今憲章雖具而持守之不嚴議論有餘而事為之不足王政當修莫盡楙循之實民力當厚未聞節約之方流風惟狃於自營在列常嗟於乏使凡此世務孰為國憂朕惟任重道遠者不可以辭其勞業廣功崇者不可以私其用必賴爽邦之哲力恢垂世之規是用釋使領之清閑揭臣工之表倡仍冠槐庭之峻聿昭台路之崇申衍租腴肇新紐采在漢安世以司馬而録尚書若唐西平由尉府而踐中令皆以旂常之

績首躋翼亮之司況稽元祐之已行厥有維師之故事

疇乃碩望對予前聞絶席千官之聯折衝萬里之外式

隆體貌益固基圖於戲必也正名將稷契臯夔之是紹

見諸行事奚蕭曹丙魏之足云蓋難得者無間之君臣

易失者有為之歲月聿登躋於上宰竚發施於壯圖往

其祗承永底休乂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簽書樞密院事

德秀自是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丐祠除

資政殿學士與郡在府五月○嘉定元年二月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劉德秀卒上遺表特贈七官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給事趙夢極繳奏不肯書讀臣切覩邇年啓釁妄動上下騷然蓋自權臣始用事猶首鼠顧望未遽肆也於是布置臺官崇植聲勢阻遏異巳一時憸人縱臾過當屏斥善類惟恐不力方紹興乙卯一網而盡朝廷為之一空其間狠愎自任居之不疑略無忌憚則未有如德秀

之甚者也德秀從蜀郡遂除大理寺簿怫然不滿見於色辭包藏害心實始於此㑹縁既登言路遂肆其毒怒目切齒視士大夫若仇其於忠良骨鯁之臣不盡吞噬摶擊不肯已不三年為八座雅意政地卒登宥府榮寵而去適善終牖下而卹典之優甚非誅姦訣於既死之意欲望睿斷將德秀且令守本官致仕其贈官恩澤指揮乞追寢施行依

開禧二年 丙寅

三月乙巳錢象祖罷參知政事

象祖自嘉泰四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開禧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罷執政二年○時司諫易枝上言比者陛下以敵情叵測奮發英斷增遣邊戍訓閱士卒招收忠義此亦有國之所不可廢者象祖參大政復兼本兵之任宜振舉其職以共圖事功而乃獨班奏事抗疏丐去所謂忿疾以事其君者奉旨與郡給事中鄧友龍上言方陛

下委任元臣相與倡大義以正人心而象祖進則
面諛退則腹非甚至語人曰上意不以為然象祖
參預大政把握本兵二年於兹乃始辨論以為不
可何耶乞將與郡指揮寢免重賜竄責奉旨降兩
官送信州居住七月除知紹興府
四月故太師秦檜特追王爵降充銀青光禄大夫衡國
公
樞密都承旨李璧奏紹興之初總攬羣才修明庶

政大勢浸張王師屢捷電掃關洛可指日冀而秦檜久在北方不能即死逮其既返外託復歸本朝之名而實則懷彼積年豢養之德陰受敵囑力倡和議當時士大夫皆知其悖禮傷道遺君後親往往奮不顧身引義力爭雖死無悔而檜則以梓宮長樂藉口憑恃金勢廹脅君父貶損位號以極事讐之禮朘國增幣以為厚敵之資發遣西北人以絶向化之心誣殺將臣易置兵柄以破壞垂成之

功用深文密網羅織忠臣義士竊高爵厚禄誘致懦夫庸人借樂天保民寧親養老之説飾姦言而實則首足倒施倫紀隳壞父兄百世之讐不復關於臣子之念慮矣乞將檜所得官爵特從貶奪仍下禮官按罪定謚奉聖㫖依仍令禮部太常改謚後韓侂胄被誅南北修好李壁亦被貶檜復王爵

七月癸卯張巖知樞密院事自光禄大夫參知政事除三年正月乙卯除督視江淮軍馬知樞密行府都統司置司鎮江

嚴江淮都督制曰帷幄妙於決勝夙資漢三傑之謀江淮稔於知名載倚張萬里之重睠惟樞要厥有源流肆煩督視之行式懋綏懷之略具官張巖學紹泗沂才全莘渭風采再新於要路民瞻早峻於通聯粵自塗歸徑躋假牧人御衆薦宣帥閫之勞經體贊元旋趣覲圭之入八柄無資於文武一堂聚會於精神適時脩攘久顧宥密政刑明於閒暇有嚴自治之規道德成乎安强克壯折衝之本朕念六師之出屢騰三捷之音然兼愛乃中

國之至仁而遵養亦今日之大計爰藉幾廷之望聿開行府之雄戲幄甫離於都門號令已孚於邊陣氣增天塹歡動雲屯營壘為之精明將帥安其指授噫佛貍之死卯年既默符於童讖單于之朝正月尚亟奏於膚功

李壁參知政事自禮部尚書除

壁字李章眉州人

十一月甲申丘崈簽書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兼江淮宣撫使除

仍督視江淮軍馬

宗字宗卿五世祖自建康徙居江陰丞相虞允文當軸一見異之除國子博士時孝廟從容諭允文令薦人才允文首以公應詔上方勵大有為之志急於規恢群臣將順不暇及賜對公奏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遵養十年可以議北向萬全之舉外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時興州統帥吴挺病且死公素以吴氏世掌西兵為慮陛辭日奏言兵權不可復畀其子上深然之

尋挺果殂公即奏乞還他姓代挺仍置副帥及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令興州兼領以殺其權長子曦不必令犇喪乞亟降起復仍知和州之命於是上命荆鄂都統張詔代挺又命權軍事李世廣副之併西路帥職歸興元一如公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之後復兼西路安撫杲死權臣復以兵權畀吴氏馴致逆曦之變識者尤服公先見遠識曦既伏誅公表賀其卒章曰刋山

銘閣頴益謹於將来曲突徙薪敢自論於既往盖
不忘忠愛也後公赴召行在而以中丞䟽竟免歸
自此閑居十年嘉泰辛亥差知慶元府年已六十
有九公奏事畢方退謁廟堂而權臣趣請相見留
語從容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公其事則北伐其名
則大義且知公可屬大事引與共赴功名深相結
納公因言兵凶氣閣下當為國遠慮使萬全而後
動必若首創非常之舉兵交之後勝負未可知則

首事之禍誰其任之權臣雖不悅頗亦感動尋改
知建康府權臣聞金人置偽平章宣撫於河南奏
欲命公以簽書宣撫江淮以應之公手書力論以
為敵特張其虛聲其議竟寢而使命往來如故公
之力也後數月權臣復移書欲奏除公内職宣諭
兩淮以謂使名得中可與軍政公度用兵之意牢
不可回復書力爭良苦權臣滋不悅於是宣司遂
建以至出師公皆不復與聞矣嘉定丙寅連疏乞

休致朝廷方藉公威望進寶文學士因任會淮北
用兵不容力辭王師自克泗州進圍宿壽暑雨方
作軍士不堪其勞公奏記廟堂宜且班師權臣不
以為然既而宿壽師潰朝野憂懼乃除公刑部尚
書江淮宣撫使公自列祈免章數十上訖不獲命
因不敢復辭權臣來議招收潰軍且求自解之計
又遣浙漕幹官劉叔向至宣司計事公答書及因
叔向復命謂合先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

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今未可言戰惟當收合離散謹守北邊以備金之報復權臣一時逼於事勢因黽勉從之然其意甚恨已而師旦竟得罪以去實公白發其端時宿壽師潰公乃委田琳等招收初渡淮合七萬餘人皆創殘不復自振於是晉犒諸軍一新號令還戍公遂移司揚州部分諸將郭倪陳孝慶等屯守邊面及要害之處公留維揚幾日郭倪畏公威名陰肆中傷權臣亦為之動是

時邉計未立敵情叵測公猶得少安其職然凡所
建明權臣率先取謀於俛而後區處報下宣司之
情愈不得通矣郭俛雖通領兩淮守禦之寄然俛
第知封殖揚州緩急則趨瓜州為遁計淮西一路
不以介意公遂移司和州分遣賔僚行邉撫犒上
念公忠勞親灑宸翰訓奬優渥宣司招撫江淮丁
壯及諸軍子弟數千人號宣威軍以補諸軍之闕
公尋移師建康時報敵犯淮南遂詔除公端明殿

學士侍讀依前江淮宣撫使尋拜簽書樞密院事兼督視江淮軍馬依舊端明殿學士恩禮悉視執政

開禧三年丁卯

正月辛卯丘崈罷簽書樞密院事

崈自開禧二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罷位樞府兩月時侍御史徐相論崈與宮觀未幾朱質再論崈落職依舊宮觀○公既拜簽樞督

視之命時金兵攻廬州城田琳拒退之既而圍逼和州公遣救兵救之和州圍既解敵乃悉兵圍六合郭倪聞六合被圍敵兵漸近儀真遂托言點檢瓜州棄揚州而遁且攜選卒精仗自隨公聞之遣人賫書檄切責令還戍倪不得已再還城中會報倪出兵萬人使郭僎等統率策令六合倉卒進發更不禀命公大駭時方委招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陳壁等充小使以行議欲權宜講解而此舉與小

使所議正相矛盾殊患之郭僎至儀真與金遇戰不利公訴於朝且自引失職之咎歴數郭倪輩欺蔑督府畧不關白以至喪師辱國等罪合加顯戮不知此舉迺倪輩與權臣密議表裏為之欲儌倖一勝以盖前日逗撓失亡之罪也會倪復走瓜州公遂按倪罪狀奏乞賜誅殛權臣曲為之地倪但追三官安置南康軍而已小使回具言此役雖沮於用兵而敵情大畧欲和公奏記廟堂以為兩淮

蹂踐至此乞自朝廷移書敵帳以紹前議又謂敵
指權臣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權臣由是大
怒有督府不相容語公蹤跡益危矣會諜報諸處
敵兵漸退丁卯元日詔知樞密院事張巖督視江
淮軍馬公赴院供職時敵有詔回兵且約議和公
即日還鄉以御史疏提舉洞霄宫繼以諫坡疏落
端明

四月戊辰錢象祖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除〇十一月甲

戊兼知樞密院事

九月丙申張巖罷知樞密院事

巖自嘉泰四年十月除參知政事開禧二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九月罷併罷督視江淮軍馬除職與郡執政凡三月臣僚以巖夤緣求脫㑹壁里居上言韓侂冑妄起兵端巖實在樞府唯恐少咈其意而邊隙由此遂開督府而深居簡出徒費朝廷三百七十餘萬緡不知所成者何事亡命敢

死迺以不能犒勞為恨乞重賜鐫黜十一月嚴降兩官㣲州居住

十一月甲戌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

制曰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略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辜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敭於顯策庸敷告於治朝具官韓侂胄早以勲門浸登顯路久周歷於軒陛適際會於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與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任兼文武宜思靡

盬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散權邀功生事不擇
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為敗累世之懽盟致兩國之交
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經爾則專於嗜
殺眇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為飾非公肆誕謾曾靡顧
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為言臨機果料敵明
旣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愆儻令尚處於廟堂
何以迄安於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於多方
以一新於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於大權明哲

保身爾尚自圖於終吉往其祇若茲謂優容章良能辭

侂胄自開禧元年七月拜平章軍國事是年十一月罷居位二年餘詔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侂胄懷奸擅權威福自己刼制上下首開兵端以致兩朝生靈肝腦塗地興言及此痛切於衷矧復怙惡罔悛負國彌甚疎忌忠讜廢公徇私氣燄所加道路以目今邊戍未解怨讟孔滋凡百搢紳洎諸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胄欺罔專恣非朕本心

令既罷逐一正權綱各思勉旃為國宣力飭兵謹備以圖休息稱朕意焉給事中雷孝友劄子乞誅竄得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蘖勤勞但輕信妄為輒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臣僚上言亦乞誅竄遂責授和州團練副使送郴州安置中書舍人衛涇再進劄子改送英德府安置臣僚上言侂

冑始以胏腑夤緣置身閤職典司賓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加以慈福重闈之眷侂冑乃以預聞內禪為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迹於宮廷𠛬造亭館震驚太廟之靈燕樂笑語輒聞神御之所其始也朝廷設施悉令稟命其後也託以臺諫大夫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已且如御前金牌祖宗法專隸內侍省乃多自其私家發遣至於調

發人馬軍期急報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竊弄威柄妄開兵隙至如與逆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遂除名送吉陽軍安置又上言乞將韓侂胄家財產業盡行籍没拘收封樁庫專為備邊之用得旨又得旨韓侂胄罪惡貫盈合行誅戮以琦忠彦世載忠嘉特屈常典姑從貶竄今已身故可令臨安府棺斂許於本家先塋歸葬

同日陳自强罷右丞相

制曰朕久任一相併司五兵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巖瞻宜從策免兹奮由於獨斷庸播告於羣工具官陳自强起自諸生躐膺大任本謂柬之有沉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蹇直之風優禮何補㳂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沃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容容為上策以唯唯為善謀貨賂公行廉耻俱喪鐘鳴漏盡而行且弗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勝曁

權臣輕啟乎釁端與鄰境頓乖於和好內郡疲於糧餉
邊城厭於干戈誰無憂時之心獨為保位之計擬而言
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儻不亟從
於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鈞樞俾奉香火猶以股
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
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仰服寬恩益祇明
訓章良能辭

自強自嘉泰三年五月拜右丞相是年十一月罷

入相四年餘給事中劄子乞誅竄得旨陳自强阿附充位不䘏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臣僚上言切見右丞相陳自强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唯侂胄之意是狥侂胄始雖招權猶奉內祠凡所設施尚關廟堂自强巧為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用兵一事舉國以為不可而自强曲為附和力援私黨占據言路以脅制天下之公議訂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有旨追三官送永州居住中書舍

人劄子又乞誅竄遂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
居住嘉定元年四月臣僚復上言責授武泰軍節
度副使韶州安置
韶州安置責辭曰宋由之為太尉漢嚴阿黨之誅元載
之典中書唐正姦贓之戮朕恪遵成憲優待邇聯雖二
揆之並彰因羣情之同嫉姑從貶逐猶示涵容特進秦國公陳
自强晚玷班行未離選調徒以權臣之私暱驟叨政路之
寵容德薄位尊弟知既得而患失日暮途遠奚止倒行

而逆施已共素於朝綱復助開於邊隙肆為蒙蔽馴致繹騷人皆懷憂國之心願輸忠藎爾獨狥營私之計專事貪饕賄賂交於廟堂請託徧於州縣子孫紛競道路駭聞朕方躬攬福威載明黜陟爰收還於印綬俾退處於田廬國典未申人言沓至惟舜流四罪蓋深惡於不仁而周制九刑亦首懲於毀則肆稽古誼仍酌近規責以散官屏之偏郡以少舒於輿議以敷告於多方噫設廉恥以遇臣朕固素隆於體貌去仁義以懷利爾惟自

抵於譴何往省前愆毋重後悔

臣僚繳奏自强與侂胄其罪實等號曰三凶侂胄先以籍家又復斬首而自强曾無緒次施行則刑為不均矣未敢書讀奉聖旨陳自强朋奸誤國黷貨狥私罪大責輕公論未厭可責授復州團練副使改送雷州安置仍籍没家財

同日李壁罷參知政事

壁自開禧二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十一月罷

執政一年餘臣僚乞出除職與郡之命特行竄責言璧昨自蜀中召還侂冑即以為心腹事無巨細必與之謀璧懷鄙夫患失之心趨和奉承無所不至躐遷驟進既得所欲國家之安危休戚俱不暇問侂冑初除平章討論故事盡出於璧開邊之議璧實贊之當兵事欲興之時出師已有定期在廷搢紳皆未之聞璧則無不與議所須詔命璧亦先期撰述心知物議不以為可每與士大夫言亦相

蹙頞謂當諫止及對佗冑語則不然反復譎詐若可欺人自知不容掩者乞追奪秦檜官爵不論其專恣無君乃咎其力主和議云云　臣僚再論奉旨李壁降兩官送撫州居住

丙戌衛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中奉大夫試御史中丞侍讀除丁亥兼權參知政事

簽書兼參知制曰朕敷求碩望協濟弘圖陸賈入而交平勃之驩密贊安劉之計四凶去而舉元凱之美適求

佐舜之功偉文武之兼資總兵民之庶務厲精更始錫
命惟新具官衛溼碩大光明閎深疏達學貫天人而守之彌
約氣塞宇宙而養之愈深永阜陵之臨軒早登龍首子
冲人之嗣服晉立螭頭顧枉尺之不為曾進寸之莫計
引帆一去掃軌十年障西風元規之塵初何求於斯世
起東山安石之夢未免為於蒼生惟久窒而斯通故雖
退而愈進視草分章於雲漢持荷振武於文昌追欲除
心腹之憂嘗與膺表裏之託志不持於首鼠機爰決於

投龜天日居然開明山岳為之搖動威聲霜凛姦黨氷銷大慰輿情遂階柄用極環四輔仍通紫殿之班日贊萬機默斡洪樞之運啓沃九天之上彌縫兩地之間成道德之安强底要荒之綏靖噫治道在知邪正朕既無疑貳之情執政其猶股肱卿其效翼為之力一人以懌萬世有辭

涇字清叔崑山人

十二月辛酉錢象祖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授正奉大夫兼國

用
事

制曰闕

易翰改経

愈信姚崇應變之妙乃贊建儲之盛典乃審和戎之良
圖平心以公人物之權衡飭身以肅朝廷之綱紀更張
甫爾成畫燦然固知專任以秉鈞其可尚虛於宅揆雖

功名之際謙虛知出於至誠然平治其誰推擇難違於衆望兹特遷於次輔仍晉掌於中樞稽諸彤文加以峻秩併衍戶封之入丕昭眷寵之隆於戲論一相而百吏鄉方詎敢輕於圖任安中國而四方俱服其益懋於彌綸於以張道德之威於以收仁義之效勉膺重寄深體至懷

壬戌衛涇雷孝友並參知政事 涇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孝友自御史中丞除

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 自禮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

林大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孝友字闕　信州人彌遠字光叔宰相浩之子大

中字和叔永康人○大中嘉定元年六月辛巳以

疾致仕在樞府六月

嘉定元年戊辰

正月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六月辛卯兼參知政事

制曰朕惟贊大事者厥功甚茂成茂功者其報必豐矧

惟圖任以登賢匪直疇庸而計效肆緜親擢數示序遷

具官史
彌遠沈靜有謀能斷大事謙卑自牧罔居成功忠孝
一心勤勞庶務襲相門之積慶為王室之世臣粤從常
伯之聯晉陟樞庭之貳爵不踰德官莫酬勲人望愈高
輿論尚鬱瞻言斗極雖並斡於璇璣號猶相尊實有嚴
於魁柄宜陞班於宥密用賛治於弼諧併衍戶封仍開
侯國益昭寵數增畀重權以成道德安强之威以壯精
神折衝之本輔元良而正萬國卿既竭於丹誠運籌策
以制四方朕式觀於妙算躡榮奕葉繼踵前聞

彌遠乞宫觀劄子先臣浩在孝宗皇帝朝爲宰輔日力贊和盟今四十餘年南北安妥屬者兵連不已民罹塗炭臣上念朝廷講好息民之舊下思先臣盡忠謀國之規恭稟睿謨首除禍本幸念迄成和議小使已還疆埸之事漸獲平息況儲宫肇建國體尊安乞解機政不允

六月乙亥衛涇罷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制曰精神折衝允屬元戎之寄股肱宣力無如舊弼之

圖其責重故選任不輕其望尊故體貌亦異肆頒褒綍
增貴藩符具官衛涇重厚而閎深溫純而直諒儒珍久晦經
綸富有於胸中政瑟既更風采聲聞於天下越陪國論
茂簡予衷進務寅恭贊鹽梅於商鼎退全明哲祝香火
於漢祠朕方興共理之思卿可袖旁觀之手睠言巨鎮
莫若長沙潢池甫息於繹騷全楚尤資於綏撫載惟碩
德式畀隆名仗元帥之權借重十連之勢亞紫宸之秩
均聯兩地之華以示眷懷以光委注噫申伯之憲文武

用作式於南邦賈傅之陳治安竚見思於宣室往穗所
蘊毋薄此行
涇以開禧二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
除參知政事是年六月罷執政凡七月
七月癸丑丘崈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延登舊弼協濟丕圖總敷路之權效已彰於制
閫贊五兵之要任宜與於經邦誕布明綸式孚公聽具官
丘崈精忠許國偉業濟時勞在三朝昔備更於夷險望隆

一世今允繫於重輕自復寄於留都實統臨於方面先聲甫震外侮自消克全道德之威遂底和平之福邊陲清晏朝野懽愉朕惟君明臣良必儆戒於無虞之際邇安遠至當豫防於既濟之餘矧軍律之未明且人心之易怠匪資識慮曷定規模疇績用於行臺還老成於宥府庶幾衆正相與同寅以培不拔之基以建久安之勢噫敷文德而舞干羽方永念於幾康用吉士而詰戎兵尚深期於勵相其攄所學益究爾庸

宗自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建康府江淮制置大使召除未至閶八月辛未以疾奏聞奉旨與轉官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更化初詔除公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屢辭不允時和議未定淮漕招集邊民號雄淮軍多至十萬餘人其費甚巨而所招極淆雜公奏淮東人數頗少淮西一路乞精加選刺別立一軍悉如大軍之制直隸御前屯淮南以充守禦餘悉

汰去詔公選官同淮漕張棣將雄淮軍除願歸農外揀刺為御前武定軍以萬人為額兵既強壯費復減省朝廷與敵相聞則必用公姓名通邊城敵書蓋上意欲金知公復用爾公頃張擅金境知其為中朝第一人物其後使命往還多及公姓字兵交以來小使屢遣復問公起居甚悉和使既通兵退即上章丐歸六月有旨召赴行在仍許以制司職事入覲時淮民深軫宸慮雖召公還朝欲使仍

領使事居中制外以究施設公以疾力辭還家待
命疾益甚復祈免召渥上益遲公來就拜同知樞
密院事且將遣中使宣押公疾中愈不自安猶口
授奏檢辭謝上始諒之欲賜寛告養疾詔曰載覽
封章備陳疾狀使剪鬚而可療亦所當為儻賜几
而肯來自應增重君臣之間蓋千載一遇而公盡
瘁不能奉承矣疾革再上章納禄八月四日薨年
七十四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積階正議大夫遺奏

聞上震悼輟視朝贈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禄大夫行狀

八月辛巳婁機同知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

樓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

機字彦發嘉興人鑰字大方慶元人

十月丙子錢象祖左丞相自右丞相除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

史彌遠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除通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

象祖左丞相制曰冢宰佐王邦國總六職以居中上相顓

面正朝冠三台而垂耀眷予次輔時乃世臣既丕迪於鴻

勲宜進持於魁柄誕揚制綍敷告廷紳具官錢象祖簡靜而粹和

沈深而肅乂學窮閫奥非先王之道不行才懋經綸以天

下之重自任早踐疑丞之列深圖社稷之安屬女妭孽之弄

權幸邊臣而啟釁馳伊吾之北爭爲馬武之大言伐遼水

之東獨有遂良之力諫身雖罹於讒口忠實簡於朕心逮趣

詔以遄歸益服勞而匪懈密裨剛斷訖除共鯀之凶明辨正

邪盡剪伾文之黨威柄復收於王室耆英畢萃於朝廷若

時共政之圖已見厥功之茂肆疇重望俾斡洪鈞平心以

酌國論之是非虛己以公人才之黜陟定東儲之位已㮣有歸締朔漠之盟甲兵盡洗得持美效君之體有正容悟物之風用能期月之間盡革積年之弊兹登庸於左揆仍領使於中樞翼我元良升亞維師之重躋時顯秩特超賜位之崇幾度越於常彝示益隆於眷注申陪多邑併衍真畬䟽寵既優仰承𥨊切朕方厲精而圖治更化以宜民和好雖修敢忘備豫之政流離甫定兾聞安集之期公私欲底於阜豐風俗思還於醇厚遡厥本原之地端繇鼎軸之司惟竭誠

盡瘁可以濟多艱惟愛日惜時可以建長策庶迄臻於康乂用永保於安强於戲尹湯一德以享天斯膺眷佑之命丙魏同心而輔政迄底中興之功朕方懷兢畏之誠爾亦有寅恭之助勉收已成之效益篤無疆之休陳晦辭

彌遠右丞相制曰上天之生賢佐實繇宗社之休故國之有世臣實繫朝廷之望眷時英傑茂著勳勞爰參繹於師虞俾進熙於帝載誕揚坦制孚告庶工具官史彌遠廣博而純明惠和而亮直允文允武獨高經世之全才惟

孝惟忠備著立身之大節學深窮於道要智洞燭於幾先粤繇甘泉簪橐之班首任青宫羽翼之寄罄爾謀猷之告裨吾父子之間海潤星輝增光儲德之茂風飛雷厲密賛主威之强成大功無徙蔭之淹去元惡甚摧枯之易國本於焉安固朝綱賴以肅清肆疇厥庸亟授之政圖事揆策東西並翊於鈞樞偃兵息民南北復修於信誓杜羣枉以開衆正之路建大政以興太平之端合中外以調娱宫府俱為一體隨短長而汲引賢能立於

本朝雖卓乎底績之已高美退若欽承而自下朕緬懷
先正作輔孝皇服勞王家績紀太常而永耀位冠羣后
慶流後裔以愈長勲業相望典刑是似兹方艱於論相
顧無易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總樞機於宵旰式
循慶歷之規傳德義於承華併酌天禧之制兼爵秩畬
租之益示寵光體貌之優今邊遽甫息而内治當修民
力既殫而邦財未裕鰥寡尚憂其失職薦紳或歎於鄉
方凡兹康濟之圖倚乃弼諧之地惟應變可以成天下

之務惟同心可以致海内之安庶乃有為之時迄臻無競之烈於戲為君難為臣不易葢今古之所同厥考室厥子肯堂貴功名之克紹朕嘗復斯言而景行先哲爾惟明乃訓而追配前人勉懋壯猷奚俟多告陳晦辭

彌遠十一月戊子丁母憂

同日雷孝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婁機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樓鑰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並兼太子賓客

十二月丙寅錢象祖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

象祖自開禧三年十二月拜右丞相是年十月拜左丞相是月罷在相位一年

嘉定二年己巳

正月丁巳樓鑰參知政事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宇文紹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通議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讀除並兼太子賓客

鑰參知政事制曰朕儀圖治道率籲俊工念揆席之虛端方賴羣工之共政顧宰塗之陪貳可稽元老之疇庸肆綸誥之誕敷表耆明之參會具官樓鑰行夷以粹學博而通道足以任天下之重而養之以虛學足以周當世之務而持之以拙在靜退之日每怡然而自適曁進用之際亦泊乎其無營儼萬方之具瞻亶一時之碩輔爰登廊廟少展經綸議論正平付是非於衡石精神密勿察治忽於樞機屬兩相臣虛位而弗居與二大老分鼎而

並立既同志而合道方協恭而和衷然而語更化則未
覩惟新之功論為國則尚鬱小康之效非大儒之柄任
豈平治之可期庸釋兵樞晉參國秉併加異數仍衍真
畬於昭體貌之隆式示倚毗之重噫惟后非賢不乂理
實通於古今與治同道則興時寧分於彼此往殫素藴
庸副至懷

鑰以嘉定六年得請歸田里尋卒

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登庸髦哲務致隆平雖甲

兵之問不至廟堂敢忘遠略而儲副之友必得英俊詎廢良規爰擢貳於西樞仍作賓於東禁具官章良能直方而剛大肅括而宏深代言之文有倚馬之立成應務之材無全牛之可見獲於上而有道施於下而必隨忠鯁所形攖逆鱗而弗忌法守是執愠羣小而不移周旋百為孤立一意持衡銓部盡嘉水鏡之清執法憲臺共快鷹鸇之擊顧乃直而不訐嚴而不苛雖微獄市之容姦亦靡弦弧之虛發眷通材之有此豈柄任之可稽庸采僉

言晉陞近輔惟一賢足以制千里而元良所以正萬邦允資籌幄之謀更藉儲闈之贊既已成非常之寵是宜膺不次之除仍進崇階庸昭異渥噫觀元結中興之頌朕寧忘祖武之繩誦文王世子之書爾其惟吾兒之輔

良能字達之安吉人

紹節簽書樞密院事制曰鴻樞儲貳正有賴於壯猷青禁作賓尤式資於鉅德肆陞華於秘殿庸增重於機庭具官宇文紹節履粹而行方才宏而業鉅家傳忠義想喬木之

蒼然學有淵源挹洪流之湛若風采綽乎而是似才力恢乎而有餘事靡辭難責無不塞入兼甘泉之槖出宣王帳之威投壺雅歌已克收於成效運籌決勝諒無易於名賢粤自召還浸隆眷倚豈伊近輔可後疏榮惟興國之置簽書職首崇於書殿而至道之建賔客位爰正於弼臣既近比之可稽惜大用之良晚是用副於宥府留次崇班仍衍多畬於昭崴數噫書同文車同軌朕寧忘烈祖之繩行正道誦正言爾其爲承華之輔

紹節字挺臣簽樞虛中之族孫爲虛中後三年紹節丐祠降詔不允朕緬懷先正嘗位機庭當王室多艱之時爲人臣徇義之倡蟄旃海上莫回蘇武之心堀坎庭中卒奮真卿之節至今烈士猶仰英風葢將爲萬世立臣子之防夫豈計一門忠誼之報云云

正月丙申史彌遠起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前正議大夫兼太子少傅起復兼太子少師

制曰朕登用英髦圖回政理矢文德洽四國方益懋於
有為補袞職事一人顧孰先於已試眷言次輔克著茂
勲屬當銜恤之時宜舉奪情之典爰敷治命誕告路朝
具官史彌遠蘊識精明存心寛裕器業夙推於世美謀猷允
酌於時宜攄進善之誠已密扶於國本厲匪躬之操遂
肅振於皇綱聿開更化之規力佐弭兵之議周旋兩地
黽勉百初宗社再安方陲底定甫擢司於宰事悵遽服
於私艱覽元子之建言即都城而賜第既終襄奉久佇

來歸朕欽念治幾渺若巨川之難濟惕懷民瘼凛乎朽
索之易危匪資心膂之良曷效彌縫之力載疇爾績實
簡予衷與其適居處之安備予咨訪豈若正廟堂之任
期以賛襄惟藝祖之委信元臣若累朝之優隆近弼雖
云有故亦俾從權兹順考於舊章肆特疏於新渥復還
揆路庸慰巖瞻總乃樞庭名式崇於使領翼異於儲極位
獨亞於師承以昭眷遇之殊以示倚毗之切於戲保邦
制治朕惟篤意於任賢移孝為忠卿尚勉思於體國公

道行則羣情可協吉士進則庶職可修徃全致主之功

抑有顯親之譽蔡幼學辭

落起復制曰朕夙興視朝夕惕念治攬萬幾而兢業若

涉春氷倚一相以經綸用作霖雨須以安危之寄起於

艱疢之中素冠奕奕既畢禮經之制赤舄几几庸新章

路之瞻播告大廷咸聽朕命具官史彌遠清明而端重宏毅

而粹溫勵相我家世侈旂常之載端誠於國心逾金石

之堅屬羣枉之横流仗孤忠而奮守不為禍福之慮獨

陳社稷之言掃妖茀於大微乾坤澄肅正少陽於貳極震器奠安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方圖夾輔遽服私憂蔽自予衷式從權制而能以勤勞熙帝載以寛靜鎮物情有推賢進善之風有折衝消萌之略雖閔騫至孝欲盡三年之哀而玄齡善謀豈容一日之去矧更吉制宜舉徽章論道巖廊兼總樞機之要從游儲禁允資模範之良以井賦則加多以文階則加峻經國舊典匪余汝私於戲天難忱斯訵敢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

勞止盍共圖既庶既富之功朕方愛日以有爲爾尚輔予之不逮四事未施則周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内溝勉行所知無愧前哲真德秀辭

嘉定三年庚午

十二月戊午婁機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

機自嘉定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十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知福州尋得宫觀執政二年餘

嘉定六年癸酉

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朕圖任哲輔濟治登功西樞之贊本兵茂著五年之績中書之參大政遂隆四近之聯亶穆師言肆敭渙號具官章良能學博而守約才大而用周内苑摛辭典誥可追於三代中司糾慝紀綱肅正於一臺簡知久廸於予衷宥密聿先於汝命聲色不動安强成道德之威議論至公建用會中和之極汔底偃武修文之效久賴協恭同寅之賢維時驟假之崇實以弼諧之望求諸試可庶

裨萬務之幾微於以進陞丕動四方之觀聽顧位之尊者責益重而名之盛者實已孚猶吾股肱共磬九臣贊襄之美為之羽翼益恢元良輔導之規時乃之休惟朕以懌

嘉定七年甲戌

七月甲子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遷端明殿學士除兼太子賓容

制曰北斗環極之躔有嚴象緯西府本兵之地實贊鴻

樞遴圖一時之英擢自四諫之長併申二命兼佐萬機

誕敷宸綍之華具聳廷紳之聽具官鄭昭先

德盛而量博才宏而用全安平進於長塗簡殊知於當宁陛班清貫翕然衆論之歸策足要津藉甚九遷之寵居風憲則有真御史之譽司言責則得古諍臣之規周旋坐閱於五朞終始不踰於一節時方恢於内治策尤謹於邉防以疇昔造膝之陳洞明急務則今日折衝之運必有成謨㪚自予衷俾聯近輔文武對持二柄式資股肱之為元良

以正萬邦併殫羽翼之助

昭先字闕 福州人

嘉定八年乙亥

七月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

制曰朕寅奉丕圖誕登近弼間者虛次不必備以惟人若時疇咨且任舊以共政陟崇班而增峻疏異寵以載新爰錫贊書式孚羣聽具官鄭昭先溫恭而肅括方正而靜淵器量恢弘雅有大臣之體智略通敏深達當世之宜

自遊州縣之間已隆公輔之望豸冠執法繩違克振於紀綱騎省輸忠論諫必本於仁義周旋惟久名實允孚頃諧柄用之求聿想期年之績就陞政路乃思陵用人之規叶贊台司賴丙吉同心之輔方農畝軫懷豐之念而邊陲圖備豫之安益殫翊亮之思式導休嘉之應噫股肱王室聿臻庶事之康羽翼儲闈屬底萬邦之正其欽予命永孚於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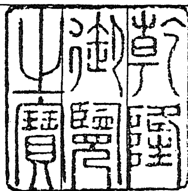
同日曾從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

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兼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除兼太子賓客

制曰朕宵旰憂勤寤寐俊傑疇若予采緊宥密之是司人皆曰賢豈登崇之可後載放渙渥昭示羣瞻具官曾從龍剛大而裕和高明而篤厚風規端亮允爲任重之資志業弘深夙負濟時之望華裔輝分於相閥大廷名冠於儒紳貳卿常伯之顯躋瑣闥辭林之更踐凡禮樂文章之事若紀綱號令之原用靡不宜政將焉往茲參陪於樞筦仍晉列於儲賓陞華崇祕殿之名班爵衍爰田之

賦屬方圖自治之固罙有資長策之深其思上副於倚
毗庸以兼全於望實噫君臣明一體之勢共翊丕圖樽
俎折千里之衝式裨廟算欽承時命益茂遠猷

從龍字闕　泉州人



宋宰輔編年録卷二十